



爱因斯坦档案



爱因斯坦档案

The Einstein File

[美] 弗雷德·杰罗姆 著 席玉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EINSTEIN FILE: J. EDGAR HOOVER'S SECRET WAR
AGAINST THE WORLD'S MOST FAMOUS SCIENTIST by
FRED JEROME

Copyright: © 2002 BY FRED JEROM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3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档案/(美)杰罗姆(Jerome, F.)著;席玉苹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495-0259-2

I. ①爱… II. ①杰… ②席… III. ①爱因斯坦, A.
(1879~1955)—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137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 划:刘 鑫

责任编辑:刘 鑫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6 字数:350 千字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推荐序

龌龊权力也斗不臭的爱因斯坦！

南方朔

在美国历史上,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乃是个传奇的穿西装流氓。他在一九二四年,离三十岁生日还有十天起就干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干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八个美国总统,但没有一个人敢动他。

一九七一年十月,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和他的司法部长米切尔(John Mitchell)商谈,想要把他换掉,结论是这个人动不得,尼克松当时苦笑说:“这个职位他可以干到一百岁!”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人敢动他,乃是因为他手上握有每个人的黑资料,例如肯尼迪总统(John Fitzgerald Kennedy)一向花心,会带着情人坐空军一号出差兼出游,他带好莱坞美腿明星安姬·狄金森(Angie Dickinson)出游,在空军一号专机上的床上录音带就被胡佛抓在手上。当有了这种等级的黑资料,当然历任总统皆恨他入骨,但却不敢动他了。胡佛手上的绝对机密资料,他都放在家里,不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室。他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享寿七十七岁而逝,这些资料都被一组身份不明的人连夜搬走,从此下落不明,它已成了美国最大的秘密之一。他逝世的消息当时立即通报给尼克松,尼克松得知后欣喜若狂,说道:“感谢上帝,这个吸人X巴的家伙!”胡佛是个隐藏身份的同性恋者,尼克松就是在骂他的这一点!

胡佛是个近代法西斯奇人。西谚有曰:“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许多人格卑劣之徒,都会打着爱国的旗号来自我保护及扩权。而胡佛即毫无疑问地是玩弄这种爱国游戏的超级高手。他除了利用特务权力搜集首级政要的黑资料,作为政治勒索及自我保护的筹码

外,更重要的乃是他任内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一共建立了将近一千万人的情报资料档。只要是稍微有点名气和有点活跃的人,没有人能逃得过他监视的眼睛。尤其是麦卡锡白色恐怖时代,他以“反共爱国”为名,更是滥权到了极点。

举例而言,在他的黑档案里,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实在太多了:在影视圈,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早年是个小演员,但因参加演员工会,就被列为左倾分子而监视建档,里根的档案号码是一〇〇—三八二一九六号,根据黑资料,联邦调查局后来威胁并吸收里根为线民,这点早已不再是秘密。影视演艺圈里,诸如卓别林(Charls Spencer Chaplin)、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等天王级的人物都被列档,而更大的巨星如加里·库珀(Gary Cooper)、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以及迪斯尼的老板华德·迪斯尼(Walt Disney)等皆被迫而和联邦调查局合作。至于在文化艺术圈: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托马斯·曼(Thomas Mann)、赛珍珠(Pearl Buck)、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诺贝尔级作家全都被建档监视,另外如画家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August Sandburg),小说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也全都建档列管。由于建档列管乃是例行工作,它的资料全都存在联邦调查局的局本部,而未消失。这也是后人能在多年后透过“信息自由法”而将这些资料公开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知道,卓别林档厚达一千九百页,赛珍珠档四百页。联邦调查局有大量特务及线民,他们胡乱举报领赏金,一半以上的信息皆捏造,有些人因为黑档案而被戴上红帽子害得失去工作及家破人亡。胡佛这个爱国流氓,他是带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死的。

在胡佛所建的黑档里,我认为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超级演员卓别林,以及科学宗师爱因斯坦这三人的超级档案最值得注意。

马丁·路德·金是那个时代的民权运动精神领袖,胡佛对他的监视已到了紧迫盯人的程度。他不论去哪里都有探员追踪。胡佛曾明言,一定要把这

个人搞死搞臭,让他再也无法发挥群众影响力。在胡佛亲自领军下,为了阻止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联邦调查局已到了无所不为的程度,最后胡佛通过在床底下装窃听器的方式,录到他的床上活动录音带,胡佛分别找了许多媒体希望独家报道这种丑闻,但全遭到拒绝,胡佛企图斗臭马丁·路德·金的伎俩遂告失败。

至于伟大演员卓别林,乃是电影圈第一代良心演员,在默片时代即以擅长呈现小人物的辛酸闻名,他出生英国,后来赴美。但他却因良心影片,被美国右派扣之为赤色分子。他后来被迫离开美国而至瑞士定居,他在美期间,胡佛即恨之入骨,称他为共产党同路人。由他的黑资料厚达一千九百页,可知胡佛对他嫉恨的程度!

至于爱因斯坦,他的黑档案之厚与卓别林不相上下。爱因斯坦是人间少有的天才物理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个从未忘掉自己公民身份的公众知识分子,他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及各式各样的压迫,他也是全球和平运动的先驱领袖,特别是战后,进步价值的倡导人高度整合,他们以美国的精英刊物《国家周刊》(*National Journal*)为基地,发表时论,影响极大,包括爱因斯坦、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等人都是矩阵灵魂。

但这样的科学家及公共知识分子领袖,在美国右派,特别是胡佛这种人的眼中,当然成了“亲共分子”、“第五纵队”、“共产党同路人”。因此早在一九一〇年代末,美国右派即开始扣他红帽子;从一九三一年他赴美定居到一九五五年逝世的将近二十五年间,联邦调查局始终未曾放松过对他的监控、建档和丑化,包括利用线民、放话中伤,以及邮电检查等。

有关爱因斯坦黑档案的问题,在爱因斯坦仍活着时人们即有耳闻,但在那个冷战及白色恐怖年代,人们对内情皆无从知悉。有关他的黑档案,一直要到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国媒体、作家评论界,才透过持续的努力,一点点将其揭露。据我所知,所谓“爱因斯坦档案”最早是一九八三年初被媒体揭露,而后学者专家再进一步追踪调查。

而著名媒体人及学者弗雷德·杰罗姆(Fred Jerome)所写的这本《爱因斯坦档案:胡佛对世界最知名科学家的秘密斗争》即是有关“爱因斯坦档案”的

最详细之作。作者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透过更多努力,得到几乎全部的档案,而后将胡佛如何斗爱因斯坦,做了详尽的探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最权威之作。

这本著作,除了让人们探幽历史外,读者在阅读时心情难免会愈读愈沉重。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黑暗面,而人那有如畜生般的邪恶本性就会在黑暗的掩护下暴露,杀人不眨眼、整人斗人也一点都不会不安,反而会自鸣正义以为自己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爱因斯坦这种级数的人物,当然不是胡佛这种人斗得死、斗得臭的。但在冷战白色恐怖时代,却的确有太多没有金光护体的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而严重受害。

当年联邦调查局企图把爱因斯坦丑化成“共产党同路人”、“俄国间谍”、“颠覆分子”;而到了今天,爱因斯坦的丑化已难以为继,于是他又被塑造成一个慈祥、富于童心的天真的老人。但事实上这两个形象都不对,爱因斯坦是个专业不松懈的科学家,也是个人道存心,对更好世界充满期待又不肯放弃自己责任的良心公众知识分子,他不屈服、不妥协、斗不死、批不臭,这才是爱因斯坦的本色,也是他除了科学成就外,真正值得崇敬的另一半原因!

序

爱因斯坦是个麻烦制造者,这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他是个鼓动者,一个质疑权威的人。

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他的科学理论,不过和多数人一样,我深知那些理论重要无比,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也为二十世纪所有的重大科技打下地基,从太空探险到电脑,还包括核能——好坏姑且不论。不过,对我而言,爱因斯坦最值得敬佩的一点,是他拒绝被摆进模子里。他从不穿袜子。他对孩童说话,把他们当真正的人看待。政治上亦然。五十年代,尽管红色恐慌的威胁让那个时代的人噤若寒蝉,爱因斯坦依然直言不讳。他很危险。而他所向披靡的群众魅力,更使得他危险加倍。

在他生前,有关当局摧折不了他也吓阻不住他的仗义执言,于是找到另一种方法为他消音:在他死后把他变成圣人。

我和爱因斯坦档案的初次邂逅纯粹是无心插柳——颇似在阁楼里乱翻,不意却发现了一张标有记号的藏宝图。当时我正以二十世纪最知名科学故事为题计划出书(此书依然在计划中),为搜集资料,我翻遍爱因斯坦一九五五年过世之后关于他的众多剪报(爱因斯坦本人是史上公认被报道最多的科学人物,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源源出炉),发现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商业版第十七页,就在气象图旁边,印着这样一个小标题:

联邦调查局设档报告
指爱因斯坦曾为间谍
与绑架案策划人

于佛罗里达州任英语教授,也是《冷战参考手册》(*The Cold War Reference Guide*)作者的理查德·艾伦·史华慈(Richard Alan Schwartz),在援引“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三年后,取得了调查局这套“爱因斯坦档案”——只是调查局涂黑了某些资料,保留了约莫四分之一的内容。他告诉《纽约时报》:“这可以拍成一部绝妙的荒谬剧。我真的好想写它一出。”坏消息是,史华慈教授始终没把剧本写成;好消息是,他愿意分享这份档案,数年前我去迈阿密拜访他,他欣然将它提供给我。自此之后,调查局也大方将它公之于众,甚至在千禧年二月贴进他们的网页。

更多的好消息是,在我自己以“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后,靠着华盛顿“公民诉讼团体”(Public Citizen Litigation Group)不可或缺的一臂之力,我拿到了先前“被删节”掉的部分,也就是那三百多页的内容,以及遭到涂黑、不见天日达十七年之久的段落。在这份终于解密的文件当中,有几项依然是涂黑的,主要是调查局特工和秘密线民的名字和编号,不过我已由其他管道查出了一些。

我最先的想法是,调查局这份爱因斯坦档案可以写成一篇精彩的杂志文章,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当我读着它,那一页接一页令人心惊的内容里却浮现出一个更为重大、也是我打算借由本书所述说的故事面貌:埃德加·胡佛主持的联邦调查局(曾经联手其他联邦机构)进行过鲜为人知的计划,他们打算毁掉爱因斯坦的令名,包括试图将爱因斯坦和苏联谍报网连在一起——直到今天,胡佛某些徒子徒孙还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份调查局档案,透过它明显的反爱因斯坦偏见,也显现出爱因斯坦大体上不为公众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政治面向,包括他对社会正义的当仁不让、他反对种族歧视的主张、他对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回应。如果美国政府这项试图抹黑世上最伟大科学家的秘密行动对多数读者来说堪称头条新闻,那么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就是这则新闻的背后动机、这项行动的缘由所在。

最后一点,鲜有人对爱因斯坦的政治面向有印象,这个事实反映出这则

故事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元素：当局试图重写历史，将爱因斯坦激进的政治立场从他的公众形象中抹去——他们将他描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教授学者，时常心不在焉但情有可原，因为他的头脑漫游在高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层次里，总是沉浸在伟大思想里的他可没有时间思及人间忧患。

我想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悟到，关于这位“世纪风云人物”的人生，有多少没有让我们知悉。我感觉有如遭到掠夺，于是决定集结资料写成一本书。身为科学作家，多年来我深知爱因斯坦永远是好的故事题材。《时代》(*Time*)杂志前主笔亨利·格伦沃(Henry Grunwald)说过^①，不管是哪一期，只要封面有爱因斯坦的照片，那期销量定是年度第一。不过，当我发现爱因斯坦的政治投入和他触角广伸的人道精神，我深感惊骇——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一整船的历史宝物平白消失了，却不曾有人提到它的不翼而飞。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本书并不是又一本爱因斯坦传记——关于他的传记，写成问世的已有两百余部。确实，爱因斯坦被写成传记、编入年表、纳入书目、拍成戏剧和电视节目，备受检验之余，如今更上了网际网络（当然），次数之多，史上任何科学家都不能望其项背。坊间不单有《爱因斯坦辞典》(*Einstein Dictionary*)，甚至有本叫做《爱因斯坦入门》(*Einstein for Beginners*)的漫画书。近年关于他的情书，他与儿子、妻子以及“其他人”的感情世界，除了一箩筐文章、电视节目（包括公共电视节目《新星》[*Nova*]两小时的特辑）外，光是专书少说就有三本。就连爱因斯坦的脑子，都曾被测量、分析，在世界各地公开展示。

而不管是为他作传^②、搜集书信或制作视听节目，爱因斯坦生命中有个领域都备受忽略。当《时代》将他选为“世纪风云人物”，各大主流媒体皆以头版报道，对他这个领域却完全略而不提，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场^[1]。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是权威的质疑者，而他的政治立场却不只是无党无派而已。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是个直言无隐的反

[1] 《时代》杂志“世纪风云人物”那期的内容有个罕见的例外。资深科学作家弗雷德·戈登(Fred Golden)以“相对论的叛徒”为副题，相当全面地描绘出爱因斯坦的政治肖像，只除了一个重要的遗漏：对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信念只字未提。看来《时代》的主管人员虽决定深入，却还是不愿趟雷池一步(*Time*, December 31, 1999)。

种族主义者,但对于世界大事,他可不只是被动地加以针砭而已。这份调查局档案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窥见爱因斯坦的政治本质、他对公众事务投入之深、如何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慷慨支持他认可的组织。他被胡佛的调查局视为威胁,是因为他是这样的行动派,而非他无数的政论文章和演说。调查局档案指称,爱因斯坦“本人或他的名字,确实与数以百计的亲共团体有广泛的牵连”[●]。

而爱因斯坦,看法当然不同:

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尊荣……善用此一力量为同胞做好事,是他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之故,我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受到迫害的人,不过,当然,唯有在不脱这人权利范畴的情况下[●]。

然而,我对这份档案中所囊括的事件探究越深,爱因斯坦政治立场在他公众形象中的缺席就越发显得离奇(“离奇啊离奇!”爱丽丝在漫游仙境时如是说)。在当时,几乎爱因斯坦所有的政治发言都是大新闻。一九五三年,他公开呼吁各方证人站出来对抗麦卡锡参议员和其他的国会“宗教法官”(他的用语),《纽约时报》和全球各媒体不止以一页的头版新闻刊登,细部报道更长达两页。确实,爱因斯坦生前所有的公开行为,包括对一名记者吐舌头,都是新闻的同义词。然而,在他一九五五年辞世之后,爱氏本人虽然成了偶像,但曾是重大新闻的他的反权威政治立场却成了非新闻。

“这个过程叫做神格化,”知名物理学者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说,“当你把某人放置在塑像座上,你就不会注意到他的水泥脚。”[●]不用怀疑,爱因斯坦听到有人这样形容他的政治立场一定抗议——对他来说,它们远非站不住的水泥脚。不过,戴森所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察:将爱因斯坦偶像化,已经让他从一个横眉竖目的社会评论者摇身成了一位慈眉善目、心不在焉、脑袋老在云端的学者。而这趟航程是如此水波不兴,一点让船只轻晃的波澜都没有。

如此这般,历史被消毒得一尘不染。一如音乐家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和柯普兰 (Aaron Copland)、小说家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诗人聂鲁达 (Pablo Neruda)、剧作家欧凯西 (Sean O'Casey)、画家毕加索 (Pablo Picasso) 和其他更多的人,我们所知悉的这些英雄,都是他们被容许接受的那一半人生。被端到每一代人面前的只有他们生命中可敬的部分——杂质被过滤、骨头被剔除、传记被软化,毫无需要咀嚼的东西。我们可以佩服、颂扬爱因斯坦是天才,但他既是年轻人的偶像,如果这个天才同时也反战、反种族歧视、倾向社会主义,那是万万不可。因此,在所有通过审核的历史版本当中,这些都被大笔一挥,轻易就给删除了。

当初我着手写这本书,心中并非一无成见。我是个现今所谓的“包红色尿布的婴儿”,出生在一个本身也被调查局设了个厚档的家庭里。就在调查局建立爱因斯坦档案的那些年,我父亲因为是共产党干部,在“史密斯法案”(Smith Act)下被判刑,于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 (Federal Lewisburg Penitentiary) 服刑三年。我记得,调查局特工穿戴着他们一式一样、一看即识的法兰绒灰西装和软呢帽,在纽约市的地铁站进进出出跟踪着我的家人、我的青少年朋友和我,有几回甚至跟着我去约会。(这可是打开话题的好材料!)

不过,我一直试着以记者身份来处理爱因斯坦档案,除了描述美国当时的冷战氛围,也描绘胡佛深信不疑的想法:他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让美国免于被赤化。

我不敢说我从头到尾都很客观。如果客观的定义是毫无党派偏见、超越任何争议,我不相信这有可能做到,而即使可能,也不见得可取^①。一如那个老故事,“客观”是个这样的人,他去探望祖母,到了祖母家发现她正被一头熊攻击,于是站在一旁大喊:“别打了,熊;别闹了,祖母!”当然,精确是报道的必要元素,包括公正呈现对立观点(理解那头熊为什么要攻击老祖母——说不定它是饿了),而对于爱因斯坦档案中指称的事实与论断,我除了小心查证、访问不计其数的前调查局官员(只有几位同意我提及他们的名字)外,还消化了多如牛毛的其他政府文件。

或许不少读者难以理解,爱因斯坦怎么可能受左派吸引,挺身替共产党

辩护。其实这并非不寻常,尤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很多都是逃亡异国的犹太人,深知共产党人是希特勒的第一批受害者,也是实际上在每个国家最积极对抗纳粹以及纳粹师法者的斗士(除了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与希特勒[Adolf Hitler]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期间)。在许多非裔美籍人士和其他鼓吹平权的人眼里,最激昂的反种族主义声浪,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声音,是发自共产党人之口。是共产党整合了美国南方的小佃农,揭发了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1]、威利·麦吉(Willie McGee)和其他多起诬陷事件,首开风气筹组商业工会,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发轫前数十年就领头抗议“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2]。而在建立工业工会、争取诸如失业保险等改革方面,共产党也为相关的运动、游行、抗争提供了不少筹划人才。

“没错,就意图建立世上第一个置人民于利益之先、自许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他们是过分乐观了,”一位曾是共产党员的人最近写道,“没错,他们很可悲,因为斯大林主义屠杀了社会主义的美梦,而他们却迟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即使有其罪孽……鼓吹的却是比资本主义更人道的东西……他们为了社会正义,曾经做过积极且有效的奋战……”●

在现在被称为“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攻击之后,出现了“美国新战争”和“国土保卫”云云,对于这些,我原本打算绝口不提的。事件发生之际,本书已进入最后校对阶段,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版,可是,和爱因斯坦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要保持缄默实不可能。

当然,对于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击、数千名无辜民众因此送命,没有人能确定爱因斯坦会怎么说或怎么做,不过他定然和世人一样惊骇,这样说应该很保险。而因为痛恨这样的暴行,他极可能不会对其他的侵犯行为视而不见,极可能对华盛顿在国外越来越偏恃军事攻击、在国内越来越嗜好压制的

[1] 译按:一九三〇年代,美国阿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九名黑人青年被控强奸两名白人妇女。

[2] 译按:指一八七七年美国重建时期结束后,在美国南部执行的种族隔离状态。

手段表示惊愕与愤怒,例如,轰炸异国平民却毫无歉意;在毫无证据下捉拿数千名阿拉伯人或貌似中东种族的人;以“美国爱国者法案”为据准许当局无限期拘留没有公民权的人;明令授权军方对“涉嫌”协助恐怖分子的外国人施以秘密军事审判(并拥有执行死刑的权力)。

(不少美国人虽对军队的介入感到不安,不过对这种种新的镇压行为或许并不关心,因为这些人权自由的限制只适用于外国人,对他们并无影响。纵然有历史的殷鉴,似乎总有一些人会为自己不是外来移民,不是黑人、流浪汉、同性恋、犹太人等感到庆幸。)

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场“美国国土保卫战”最令人忧心的一面,极可能是反移民和反阿拉伯的种族主义已经变得像燎原大火,虽然这样的情绪在“九一一”之前便已显现。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忧伤、愤怒和似曾相识之感,如果他看到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拉里·金(Larry King)的现场节目,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受访时这样告诉观众:“各位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情报员,不是去刺探你的邻居,而是理智地举发任何看似可疑的行径。”

而如果爱因斯坦读到《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头版的报道(时隔上述访问仅仅两周之后),他会怎么说才能表达他深深的悲哀?——有几近五十万名的美国人打电话到联邦调查局检举他们的邻居(多半是阿拉伯裔或貌似中东国籍的人):

告密者一堆

响应调查局呼吁,举国皆成告密者……

这是邻居对抗邻居的战争,

四十三万五千个国民提供线索

让调查特工几乎灭顶

连牧师也加入窥探

打着爱国旗号行压制之实,爱因斯坦对这种伎俩太熟悉了。确实,司法部长阿谢可罗夫(John Ashcroft)打算将四十六个团体列为“恐怖分子”或“有

恐怖主义倾向”，听来和五十年代的“反动组织”名单有着诡异的雷同。一九四九年，当麦卡锡主义和种种对人权自由的压制正迅速摧毁着美国的自由精神，爱因斯坦于一篇鲜为人知的声明中直指：“这面旗帜象征着一个事实：人类依然是一群禽兽。”^④

借由过去数年来的访谈，我发现调查局这份爱因斯坦档案有如发出警讯。当初胡佛和他的调查局打算追猎爱因斯坦——手段林林总总，从窃听电话、私拆信件到暗闯私人住家——似乎让许多人憬悟到，麦卡锡与胡佛主义扎根是多么深广，而它制造出来的恐惧效应又是多么无远弗届。

爱因斯坦和他所支持的团体对社会公义有着共同的关切，这是否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对此胡佛深信不疑），读者和历史都必须作出判断。不过，如果这份档案有助于重新勾起大众对爱因斯坦政治主张的兴趣，那么胡佛对爱因斯坦的这场秘战就算是有了一个美好的转折。

注释

- ① 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間，与格伦沃数度对话。
- ② 过去二十年来，已有两本爱因斯坦传记(Sayen & Brian)于章节中将爱氏的政治关联纳入讨论，并以调查局档案为参考资料。派斯(Abraham Pais)的 *Einstein Lived Here* 和卡拉普莱斯(Alice Calaprice)的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 虽非传记，但也收入了若干有价值的政治参考。
- ③ “……与数以百计的亲共团体有广泛的牵连”：调查局爱因斯坦档案，Section 10。
- ④ “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尊荣……”：Bucky, p. 32。
- ⑤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日，于高等研究院访问戴森。
- ⑥ 谈“客观”：赫伯特·艾普斯克(Herbert Aptheker)形容著名历史学者杜波依斯(我们会在爱因斯坦档案里再度见到杜波依斯)，认为杜氏“对被剥削者有份强烈的认同情感，他站在他们同一边因此是站在正义这方，这使得真相的掌握成为可能。这份认同感至少是条累积认知的高速公路，纵使不能到达最后真相，与真实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近”：Aptheker, *Afro-American History,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1971, p. 52, 转引自 Robin D. G. Kelle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2000, p. 155。
- ⑦ “……为了社会正义……奋战”：二〇〇一年元月二十二日，莱斯特·罗德尼(Lester Rodney)致函 *The Nation*。早在道奇队雇用杰基·鲁滨逊之前，担任《劳工日报》运动版主编的罗德尼就呼吁棒球大联盟打破种族藩篱。
- ⑧ 爱因斯坦对这面旗帜的批评见于一九四九年，原文乃是他以德文亲笔写就：

Die Fahn' ist ein Symbol dafür

Dass noch der Mensch ein Herdentier

承蒙 The James and Elizabeth May Collection 同意，这副由爱因斯坦于一九四九年签名的原稿对句得以在此处重现。一九七九年，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史博物馆为纪念这位大科学家百年冥诞举办爱因斯坦展览，此文件亦有参展(展品第八十七号)。

引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我打电话给曾在联邦调查局当过中情局联络官的萨姆·巴毕克(Sam Papich),问他是否知道这份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他讲得很坦率:

我:[自我介绍之后]我想写本书,关于调查局所设的爱因斯坦档案。

巴:关于谁?

我: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巴:我的老天。

我:你很惊讶有这份档案存在吗?

巴:呃,我……老实告诉你,我一点也不知道调查局曾经对爱因斯坦做过调查。

我:当时你在局里负责与中情局联络?

巴:没错……约莫从五三年起,干了十五年左右。

我:噢,这份档案涵盖的时间是直到五五年为止。爱因斯坦是一九五五年过世的。胡佛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档案呢?你能想到任何理由吗?

巴:一点都想不出来。你手上有什么资料,证明他们曾经调查过他?

我:我手上就有这份档案,它——

巴:你应该知道,关于这些档案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可能是——听着,我只是猜测而已——说不定哪个人写来一封信,指控爱因斯坦跟哪个共产党徒或什么事有关系,调查局就去查证,于是就设了档……一个杂七杂八的垃圾档案……或者纯粹是针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设档……不过,坦白跟你说,我完全不知道有这